

不可靠的叙述者:《喧哗与骚动》中的杰生

王 榕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叙述者之一杰生在价值观、道德观等原则上与作品的隐含作者有很大的分歧,被看作是不可靠的叙述者。然而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理解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关键之一。事实上,小说叙述者的可靠性和叙述风格极大地影响着读者对小说整体的反映。尽管杰生的不可靠叙述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它赋予了小说新的解读层面,引起了读者对小说文本和作者意图的极大关注,对于小说主题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叙述者;可靠性;隐含作者

中图分类号:I 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杰生既是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重要人物又是小说的叙述者之一,然而他的叙述并不是可靠的。作为叙述者的杰生与作品中隐含作者的分歧和冲突造成了他叙述的不可靠性。杰生不仅在观点上与隐含作者相背离,而且在价值观、道德观等标准上也有矛盾。但是他与隐含作者的距离并不影响小说主旨的表达,相反,他的不可靠叙述对于理解小说的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在提出“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一概念时谨慎地指出,“不可信的叙述者之间依据他们距离作者的思想规范(norms)有多远,依据他们在什么方向上背离作者的思想规范,存在着显著差别”^{[1](P179)}。他在《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写道:“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既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1](P178)}

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对“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定义与布斯基本相同,他在《故事与话语》(*Story and Discourse*)中指出:“叙述者之所以会被看作是不可靠的,是因为他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有很大的分歧;也就是说,这一叙述者的描述与作品其它部分的叙述相冲突,使得我们怀疑他的诚实性或是他讲述‘事实’的能力。不可靠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有

着根本的冲突;否则他的不可靠性也就无法成立了。”^{[2](P149)}

在《喧哗与骚动》中,隐含作者的意图不难从第四部分的全知叙述中看出。虽然全知叙述并不一定意味着无所不讲、无所不知,但是全知叙述者往往站在一个相对权威的高度俯视所有事件和人物,有时甚至会成为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喧哗与骚动》第四部分中的叙述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以全知的视角为读者提供了相对客观的信息,而且提供了一种评判小说中其他叙述声音的准则,从他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相对容易地推断出隐含作者的意图和评判标准。然而,小说第三部分中杰生的叙述与全知叙述者所提供的信息相矛盾,打破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同时也造成了其叙述的不可靠。下面将以《喧哗与骚动》中的文本事实为例做进一步的证明:

杰生的叙述是以“天生是贱坯就永远都是贱坯”^{[3](P203)}开始的,他把凯蒂和她的女儿昆丁称为“贱坯”,表现了他对她们极大的憎恨。杰生对家里的黑佣也极其不满,充满了厌恶和鄙视,他愤愤地说:“这些黑鬼若不是肚子里早已塞满了面包与肉,连从椅子上挪一下屁股都懒得挪呢”^{[3](P203)}。由此看来,杰生的叙述从一开始就传递给读者这样一种信息:凯蒂和她的女儿是堕落和不道德的,而康普生家的黑佣则懒散而无用,完全依赖于主人的施舍。

* 收稿日期: 2005-12-19

作者简介:王榕(1983-),女,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化。

但是小说的隐含作者却对凯蒂表示出了同情,对黑女佣迪尔西的忠心、仁爱和毅力也表示出了赞扬。凯蒂在雨中失魂落魄地追赶着载有小昆丁的马车只为见上女儿一面的场景,证明了她不仅本质上是善良的而且她的悲惨处境是值得同情的。迪尔西同样是隐含作者同情的人物,从小说第四部分全知叙述者的客观描述中可以推断出他的观点和态度:作为第四部分聚焦人物的迪尔西被描述成“像雨中的一头母牛”^{[3] (P298)}一样勤劳而又无怨无悔地照顾着康普生家庭。迪尔西客观地观察着这家每个成员的行为,见证了杰生对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对凯蒂的偏见。杰生作为叙述者对凯蒂和迪尔西的贬低与第四部分的全知叙述相矛盾,与隐含作者在思想观点上相冲突,因此其叙述不具可靠性。

雷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在《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中总结到,“(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主要源于叙述者有限的认识,个人的参与以及有问题的价值体系”^{[4] (P101)}。具体到叙述者杰生而言,首先,他对所述人物和事件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杰生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他的叙述仅仅对于自己亲眼目睹或是亲身经历的事件来说具有权威性,然而杰生在许多事件中的不在场造成了他叙述的局限。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者不像全知叙述者那样能够理所当然地准确提供其他人物的内心感受。因此,杰生能否准确而又客观地洞察别人的想法和感觉,这本身就是值得读者怀疑的。事实上,作为第一人称叙述,杰生的叙述必然从个人眼光出发并且不可避免地带上个人的情感色彩。正是基于局限的个人观点,杰生的叙述并不能够客观地反映全部真相。例如,杰生因为丢掉了工作而对凯蒂抱有个人仇恨和偏见,一直把自己的所有不幸都归罪于凯蒂母女,他把自己的这种个人感情和偏见带到了叙述当中,也就把凯蒂母女讲述成了不可救药的堕落者。事实上,凯蒂并不是故意使杰生丧失工作的并且在这件事上始终对杰生很抱歉:“那个职位……这件事我是感到很抱歉的”^{[3] (P227)},而且客观地讲,凯蒂的本质是善良的。

其次,杰生的性格特征和他在事件中的过多参与也是造成其叙述不可靠的原因之一。从整部小说不难看出,杰生本身是个自私、功利、不诚实而又没有理性的人物。他的这种性格难免使他看待事物的眼光狭隘和不公正。例如他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一切错误都是别人的。他憎恨自己的姐姐凯蒂,对母亲极其冷淡,并且鄙视黑人,这些都可以从他对

小昆丁说的话中看出:“别以为你能压倒我。我不是老太太,也不是半死不活的黑鬼。你这个该死的小骚货!”^{[3] (P208-209)}杰生对凯蒂的怨恨之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所发生事件的看法,使他不能够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他的叙述,尤其是涉及到凯蒂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靠的。

另外,杰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不仅是有缺陷的,而且与作品中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冲突。雷蒙·凯南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叙述者的道德价值观与给定文本的隐含作者相矛盾,那么他的道德价值观就被看作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个叙述者的价值观与隐含作者相同,那么他就是可靠的,不管他的观点在某些读者看来是多么的可疑”^{[4] (P101)}。将杰生的叙述与小说其它部分的叙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杰生不仅在观点上与隐含作者有分歧,而且在道德标准上也有矛盾。杰生自私、贪婪、残酷无情而又愤世嫉俗,显然不被隐含作者所赞扬,他们之间在道德标准上有很大的差距。从杰生自己的叙述中,读者就可以推断出他的人品和价值观。例如他对小昆丁的言语通常是粗俗和无情的:

“你这个该死的小骚货!”^{[3] (P209)}

“我马上就给你一顿鞭子,让你终生难忘。”^{[3] (P211)}

“你再敢那样做,我就会让你后悔你来到人世。”^{[3] (P211)}

“镇上每一个人都清楚你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我不许你再那样干,听见没有?就我个人来说,你怎么干我根本不在乎,可是我在这个镇上是地位的,我可不能让我家里的任何人象黑人骚妞那样乱来。”^{[3] (P212)}

从这些话里不难看出杰生的自私和冷酷。杰生让凯蒂付他钱才可以看女儿以及他抢夺凯蒂给女儿的汇款单等事件都证明了杰生的残酷和他金钱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事实上,杰生通过小昆丁牢牢控制着凯蒂,小昆丁成了他报复凯蒂和赚钱的工具。杰生甚至狠心到想把智障的弟弟班吉送到马戏团里去当展品来赚钱^{[3] (P220)}。可以看出,小说的作者把杰生塑造成了一个恶人,杰生是隐含作者所谴责的人物。

纵观《喧哗与骚动》全文,小说的四个部分分别由四个不同的叙述者讲述完成,前三部分分别是康普生家三兄弟的第一人称叙述,而最后一部分则是全知叙述,小说的四个叙述者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和看法都不尽相同。康普生三兄弟在叙述上的分歧和

冲突以及他们在所述事件中的过多参与说明他们的叙述没有一个是绝对客观和可靠的,读者只有将不同叙述者对同一事件的叙述相互比较、找出交叉点和不同,才能获得准确信息。因此,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给小说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要求读者有较强的推断能力。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会选择不可靠的叙述者来讲述故事呢?在这一点上,波特·艾博特(H. Porter Abbott)曾做过明智的解答:“除了故意使文本难以理解以外,将叙述的责任交给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显然有很多好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叙述本身——它的难点,人们的兴趣、偏见和疏忽使它完全被推翻的可能性——成了主题的一部分。”^{[1] (P69)}

艾博特还进一步指出,“尽管在有些文本里,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隐含作者的意图和观点还是可以很明显地表现出来”^{[5] (P69)}。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是很好的证明。在杰生不可靠的叙述中仍然可以看出隐含作者的意图。杰生在其叙述中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种种辩护,例如他把自己对待小昆丁的恶行归因于小昆丁和她母亲一样都是“贱坯”,他为自己抢夺凯蒂给她女儿的钱的行径找借口说自己要养活整个家庭却没有一个人帮他等等。这些都不妨碍读者判断他作为小说人物的真实个性和他作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分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由于福克纳精心安排了另外三个不同的叙述者,二是由于杰生的第一人称叙述这种叙述形式本身。杰生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又是小说中的人物,既观察和审视着各种事件又参与了某些事件的发生。这种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为读者了解叙述者本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条很好的途径。杰生大篇幅的内心独白式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他在叙述过程中经常使用粗话,尤其爱责骂凯蒂母女,也从不关心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他唯一爱的就是金钱。杰生不合理的逻辑更是表现了他对客观事物的偏见和武断,例如他在叙述中非常自信地讲到自己对女人的操纵:“我从不对一个女人作任何许诺,也从不让她知道我打算送给她什么东西。这是对对付女人的唯一办法。老吊她们的胃口。如果你想不出什么别的招数让她们大吃一惊,那就照准她们下巴来那么一拳好了。”^{[3] (P217)}这些都揭示了他的自私、偏执和没有教养,小说隐含作者对他持批判态度的。

更重要的是,尽管杰生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他的叙述对于小说整体而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

不可靠叙述者的作用,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曾经精辟地总结到:“(叙述者的)可靠性不仅有利于人物的塑造,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对叙述本身的解读和反映……叙述者的不可靠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阐释他的陈述,以判断和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4] (P13)}杰生的叙述在《喧哗与骚动》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他这个人物本身,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小说新的解读层面,引起了读者对文本、作者意图以及小说主题的极大关注,具有重要的主题意义。

首先,小说叙述者的可靠性和叙述风格极大地影响着读者对小说整体的反映。众所周知,较可靠的叙述而言,不可靠的叙述对读者理解能力的要求要更高一些。叙述者的不可靠性造成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有利于读者对叙述本身进行相对客观的解读。杰生的不可靠性就是在造成作为叙述者的他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的同时也造成了他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读者必须时刻与他保持距离才能不被他的叙述所误导,从而做出理智的判断。此外,杰生并不是全知叙述者,他的叙述不可避免地受个人情感的影响,读者必须时刻记住这一点才能避免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形成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不仅仅增加了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复杂性和解读层面,更重要的是引起了读者对小说文本的极大关注。

其次,无论可靠与否,叙述者最基本的任务是向读者提供信息。叙述者对事件的阐释与隐含作者的不同,并不影响他记录下某些文本“事实”。也就是说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既适用于他对事件的描述也适用于他对事件的阐释。有些不可靠叙述者对事件的记录是可靠的而他对事件的阐释是不可靠的,有些不可靠叙述者则在这两方面都不可靠。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划分,叙述者在记述与阐释的层面往往会有重合。就杰生而言,他对事件的绝大部分阐释与隐含作者的是不符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为读者提供一些与小说主题有关的准确信息。例如杰生所记述的对话就如实反映了小说中其他人物对他的态度和看法。可以说,虽然杰生的个人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他所提供的某些细节对于理解整部小说的主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杰生的叙述大部分是按时间顺序,因而比另外两个康普生兄弟的叙述更传统,也相对更易读。杰生的叙述虽然也采用了意识流的形式,但是在叙述逻辑上比前两部分相对要有序一些,不再显得那么混乱。杰生的叙述似乎是整个小说叙述的转折,小说由此渐渐从无

序进入到有序,从而便于读者对小说进行进一步的解读。

最后,杰生叙述的不可靠性不仅有助于塑造他自己这个康普生家族的重要成员,更好地揭示他的内心世界,而且为读者提供了看待小说核心人物凯蒂的特殊眼光和视角,有利于读者多层次、多方位地解读凯蒂,突显凯蒂在整个康普生家族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在整个小说发展和主题表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杰生叙述的不可靠性还从侧面反映出了造成康普生家族衰落的致命缺陷,传递了小说的主旨。从叙述中可以看出,杰生像其他家族成员一样有着病态的性格。虽然他不像班吉一样智障,也不像昆丁一样有心理障碍,但是他跟他的兄弟们一样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盲目地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他同样被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所困扰,不能摆脱凯蒂的影响。康普生兄弟的生活秩序全都因为凯蒂的失贞而被打破了,班吉不再感受到往日凯蒂所带来的爱和温暖;随着心中美好世界的破碎昆丁绝望地选择了自杀;而自私的杰生则从此生活在憎恨中并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表面看来康普生家族的

衰落源于凯蒂的堕落,实际上则是由于爱 and 理解的严重缺失。

总之,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理解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关键之一。叙述者杰生与隐含作者的严重分歧造成了他叙述的不可靠,但是这种不可靠在造成阅读障碍的同时也加深了读者对小说主题的极大关注、反思和理解。

参考文献:

- [1] 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2] Chatman, Seymour.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 [3] 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 [4] Rimmon-Kenan, Shlomith.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M].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 [5] Abbot, H. Porter.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6] Prince, Gerald. Narratology: The Form and Functioning of Narrative [M]. Berlin: Mouton Publishers, 1982.

Jason as an Unreliable Narrator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WANG Ro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Jason is an unreliable narrator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for his breaking the norm of the implied author, but his unreliability is cruci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ovel as a whole. In fact, the reliability of a narrator and the style he/she uses affect greatly the way readers respond to the novel. Although Jason's unreliability poses some difficulty to the reader, it foregrounds the novel's thematic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adds a new dimension to the story, arousing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the text and the authorial intention of the novel.

Key words: narrator; reliability; implied author